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三十一年

## 第 1897 次会议

1976 年 3 月 24 日

纽约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897) .....	1
通过议程.....	1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最近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1976 年 3 月 19 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17) .....	1

S/PV. 1897

95-8400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1964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1965年1月1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 1897 次会议

197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 30 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托马·S·博亚先生**(贝宁)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贝宁、中国、法国、圭亚那、意大利、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897)

1. 通过议程
2.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最近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1976 年 3 月 19 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2017)

下午 4 时 25 分会议开始。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最近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1976 年 3 月 19 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17)

1.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第 1893、1894 和

1896 次会议)的决定，现在我请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也请埃及、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就座，按照惯例，在轮到他们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以色列代表赫尔佐克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伊拉克代表扎哈维先生、约旦代表谢拉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2. 主席：我也要通知安理会，我刚接到孟加拉国、印度和突尼斯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孟加拉国代表凯瑟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和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就座。

3.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国代表团专注并关切地听取了迄今为止有关被占领的西岸，特别是圣城中新近发生的骚乱和紧张局势的全部发言，此种局势理应得到也必须得到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的注意和关切。

4. 我国代表团当然事先已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载于文件 S/12017 中的信件的内容，这封信是我们的同僚，利比亚和巴基斯坦的常驻代表写给主席先生你的，信中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这一局势。

5. 主要有关方面提出的事实和论据肯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安理会讨论中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不应无视耶路撒冷和西岸发生的事情的根本原因,不该去详细研究较近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尽管我们每人都对此深为同情和关注。

6.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如果那里发生混乱和骚动,那是因为以色列当局占领了阿拉伯的领土。我国政府深感遗憾的是,在采取了几个很有希望的步骤之后,谈判的进程显然又停滞不前了,也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指望——如果还有什么指望的话——来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242(1967)号决议,这一决议为中东公正的持久和平提供基础,并且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其中包括以色列部队撤出全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如果以色列停止占领阿拉伯土地,我们看到的和引起安理会关心的那类事件就不会发生,这都是不言自明的。

7. 根据一位外交大师的看法,对一个国际问题存在着普遍默契的时候,说出来甚至更好些。因此,在现阶段再次说出我们的信念,即第 242(1967)号决议中所概述的谈判进程的基本框架依旧是有效的,也应该重新提出来,我们觉得这么说既是中肯的,也同我们议程上的这一项目相一致。在所有的主要有关方面全面执行该决议的时候,以色列政府特别应该停止占领一切阿拉伯领土,尤其是将它的军队撤出耶路撒冷和西岸。

8. 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国政府与此同时完全赞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还要提到我在以前几次,即安理会第 1876 次和第 1879 次会议以及上届大会第 2393 次会议上就这一主题说过的话<sup>1</sup>,当时我是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九个国家发言。

9. 我已经说过,并且我认为我已明确承认,在我们心目中,耶路撒冷和西岸阿拉伯居民表示的沮丧心情和抗议,并非是任何人所不能理解的,然而为了我刚提到过的种种原因,我要在这一阶段以某种方式指出事情尚有希望的几点理由。

10. 我觉得,首先人们日益意识到该地区的局势,在新老冲突势力和观点的影响下可能失去控制,因而对发生另一场战争的前景完全不能低估,虽然有许

多人为了和平作出了种种努力。这种认识已产生某些积极影响。

11. 换句话说,既然情况象我刚才说的那样不稳定,既然不断存在着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的危险,双方却都显然显得非常克制和谨慎,以致耶路撒冷和西岸发生的事件并未失去控制,甚至受到相当小心的处理。

12. 一方的行动已显示出这一点,我们从以色列代表以及该国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澄清中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另一方,即有关领土中的阿拉伯居民的克制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只是使舆论知道自己的立场。游行示威者发生过度暴力行动的事得到防止,这首先多亏阿拉伯居民普遍显得情绪稳定和具有责任感。认为流血无济于事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鼓舞。一些毫无道理的暴力行动,尤其是官方当局的暴力行动,是毫无裨益的,只能使大家的事情变得更糟。

13. 使人们得到某些安慰的另一个理由是,以色列政府作出明智的决定,积极参加安理会的这次辩论。这一决定,据我回忆,是 1 月 12 日我们第一次会议以来我一直支持的。我们认为,这才符合政治家风度和政治上的明智,并且和目前的要求相一致。我认为,我们都欢迎这一个积极的行动,因为双方尽管争论激烈,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正坐在同一议席上,彼此进行交谈。这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一个不应错过的机会,以便首先鼓励以色列对自己的不肯让步的态度稍有松动,并显出有些愿意适应阿拉伯人提出的新的现实情况的迹象,其次是促使现在的讨论产生建设性的结果,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也符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昨天会议上所表示的愿望。我相信,我们不应该不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找出帮助恢复这一谈判进程的办法。

14. 现在我要重提一下,意大利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命运是特别敏感和不断关注的。我当然不需要对你,主席先生,和议席周围我的所有同事们说一遍 20 个世纪的历史才能解释这种敏感和关注从何而来。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意大利代表不会这么办,也将坚决抵制似乎是无可抗拒的诱惑。我只需提一下,古代联系耶路撒冷和罗马的那条道路——一种光辉的文明就是一度随着圣保罗的足迹沿着这条道路传过去的——现在依然是许多人通行的道路。

15. 耶路撒冷的青山和金黄色的墙,对于我这个罗马人和欧洲人来说的确是亲切的。我们基督教徒的圣地,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圣地是在那里。圣城耶路撒冷这个三大——神教的神圣之家,竟成了争端的中心,再没有比这更为不幸的了。我们的现任总理阿尔多·莫罗 1967 年 6 月 21 日在大会说:“耶路撒冷不应该是分歧的原因,而应是能促进和解的、崇高的精神价值观的中心”。<sup>2</sup>

16. 我们对现在的事态发展深感遗憾。我们觉得应该赋予耶路撒冷以崇高的地位,由于它的世界性的精神特点,它有权得到这一地位。我国政府曾多次表示支持耶路撒冷的圣地应是自由的,应向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敞开大门。

17. 在安理会导致通过第 2198(1971)号决议的那次辩论过程中,我曾有机会亲口说过(第 1582 次会议),意大利政府认为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sup>3</sup> 完全适用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当然也适用于耶路撒冷城被占领的部分。所以以色列政府有责任停止采取与指导占领国的权利及义务的国际法规定不相符合的一切单方面行动与措施。

18. 以往在发生违反规定的情况时我们曾大声疾呼,今后凡有必要,我们也将如此。

19. 差不多 5 年前我曾在发言中表明过我刚才提到的立场,我国政府认为,只要违反上文所述的日内瓦公约,撇开法律观点不说,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而且是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在该地区由于缺乏重大进展而普遍产生沮丧情绪的时候,这就愈加令人遗憾了。因此我们认为,各方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要继续尽最大的可能自我克制。刚才我就这一问题所说的一切,当然也适用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所建立的定居点。

20. 最后我们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如果阿拉伯群众现在要上街游行和集会,那是因为他们极度憎恨以色列的继续占领和见不到具体而积极的前景,因而使他们作为一个受害民族的地位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有过短期的类似经历,都能理解他们的感情。我们毫不犹疑,在占领区里游行的阿拉伯学生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事业,因为在

他们心中年复一年占有同样突出地位的是自由,可是他们得不到自由,反而那么长时间受到外国军队占领的折磨。

21. 在该地区目前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并相信,在一切有关方面负责的领导人的帮助下,在这秘书长亲自努力设法为再次恢复工作以求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时候,事情将不会进一步升级。我们认为安理会的首要责任,就象我以前所说的,是在现阶段对此种努力助以一臂之力。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巴基斯坦同事在 3 月 22 日的发言快结束时所说的话: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和平的前景,尽管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痛苦的、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这种前景并不是不存在的。”〔第 1894 次会议,第 153 段〕

我也要以这一个富有希望的调子来结束我的发言。

22.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 首先我要代表巴拿马代表团对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威廉·斯克兰顿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他在完成他的政府交托给他的重要使命中取得成功。

23. 我们投票赞成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因为我们觉得,讨论中的国际问题对巴勒斯坦人有影响,让他们公认的代表出席并听取他们的发言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觉得,让以色列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代表都到这里来参加辩论,是非常有帮助的。

24. 我现在要谈一谈巴基斯坦和利比亚代表团提出的论据,它们要求安理会召开一系列会议,审议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事件。我们真诚地认为,近来在中东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的根源,在于与世界这一地区的问题有关的数方犯了错误,这几方发现在 1967 年战争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上保持这一地区的现状对它们有利,因而欢迎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

25. 我们相信,中东问题中的大多数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中,已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包括进去了,虽然现在必须加上某些新的内容,以便承认巴勒斯

坦人民合法的政治权利。有些人想保持以使用武力为特征的局面,这必然会鼓励人们采取新的暴力行动。

26. 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在提到耶路撒冷圣地时全世界大多数信徒的强烈宗教情绪,因为耶路撒冷是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所信仰的宗教的摇篮。

27. 1月28日耶路撒冷一位法官作出裁决,说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近旁祈祷并不构成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这就在被占阿拉伯领土大部分居民中间引起一系列骚乱。幸而象以色列代表向本安理会发言时所说的,在2月9日发出了呼吁,而且

“警察部长什洛莫·希勒尔于2月29日宣布,警方将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凡是企图在神庙山上祈祷的任何犹太人都将遭到逮捕。宗教事务部长伊扎克·拉斐尔三天前在以色列电台说,不许犹太人到神庙山上祈祷。”〔同上,第80段〕

28. 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拉丁美洲人口中有94%是基督徒,92%以上是天主教徒。因而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民强烈关心圣地发生的事件;我作为巴拿马革命政府的发言人,相信有义务说出罗马教廷的愿望,即在国际保证下给予耶路撒冷以特殊地位,使天主教徒,以及一般说来,使全世界三大宗教的信徒在涉及圣地的问题上有实现他们的心愿所需的和平。

29. 实际情况是,自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给予耶路撒冷及其近郊以单独实体地位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责其行政管理(第181(11)号决议)以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30. 以色列当局毫无保留地坚持耶路撒冷应该是犹太人的。而阿拉伯人方面也同样不肯让步,要求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我们作为天主教徒却谦卑地认为,只有采取历史现实主义的态度,只有公正地为圣城寻求一个理想的前途,我们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消除引起冲突的重大原因。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满足有关各方的需求和正当要求。

31. 圣城必须继续是三大一神教的遗产,是全世界几乎达15亿信徒的神圣遗产。耶路撒冷是信徒们的神庙和崇敬的纪念物的所在地,那里的环境对一切人都必须始终是平等的。作为居住在那里的三种宗教信

徒的家园,耶路撒冷是络绎不绝前来朝拜的千万香客的目的地,因而务必尽可能作出一切保证来保护它,使它有最大限度的安全。

32. 鉴于在耶路撒冷存在着各种集团,需要做的合乎逻辑而明智的事情是为这一问题找到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来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接受历史上已经肯定的多数宗教并存的局面;必须寻求充分的保证措施,使三个宗教完全享有其各自的权利。

33. 这种态度并不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显示出诚意,我们都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结论是耶路撒冷需要有国际上给予保证的特殊地位。我们认为,这一地位的基本要素中应包括下列保证。第一,自由居留,自由礼拜,尊重保护圣所和自由进入圣所的原则,以及使负责管理这些场所的人便于维护这些机构、神庙、家宅和场所。负责当局应适当保护各个不同的有关社区居民的历史性权利和其他权利。该城的当局务必协助保持和维护圣城的历史性场所。第二,当局应确保三个宗教信徒的权利平等,并保证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必须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的机会,从而使更多的人就业,使参加发展计划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34. 如果我们打算认真努力实现这一想法,我们就必须同意务必明确规定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特别是有关受影响的领土的法律方案,按照我们天主教徒的意见,这一领土至少必须包括旧城、莫赖厄山和橄榄山。最后,国际社会提供的监督职能和保证措施都必须明确具体。

35. 我们怀着天主教信徒的信念表示希望,反映拉丁美洲千百万人想法的这许多意见,在总有一天就给予耶路撒冷以永久性国际地位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能得到充分的考虑。

36. 巴拿马代表团在就中东问题所作的多次发言中,始终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以推动世界这一战争地区中的和平谈判。我们可以肯定,只有在双方兼顾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求得今天似乎难以捉摸的和平,这种和平必须是世界这一地区的永久性和平。

37. 巴拿马重申它相信在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

武力的基础上,是不会有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我们要再次宣告,我们一定不能承认凭借武力占领或获得土地是正当的。以色列部队撤出 1967 年战争所占领的领土,尊重该地区一切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必须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联系起来。只有到那时候,中东才会有公正、持久的和平。

38. 我们和秘书长一样关心,唯恐因为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苦难,中东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再爆发一次危机,把一些邻国都牵连进去,危及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我们始终希望能很快找到办法以便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

39. 在考虑了这整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将是切合实际的,并以包括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国为基础,而阿拉伯人方面则必须尊重以色列在公认和安全的边界内生活的权利。

40. 巴拿马希望经过谈判新的运河条约,能消除这一殖民地类型的飞地,它就是把我国一分为二的、闻名于世的巴拿马运河区;巴拿马同巴勒斯坦人一样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恢复对自己的土地行使有效主权这一时刻的到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承认,他们享有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41. **主席:** 我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通知安理会,我刚接到毛里塔尼亚代表的来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邀请他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无异议,我建议按照安理会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他参加,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42. **金沢先生(日本):** 我首先要同意你,主席先生的发言,向美国的新代表威廉·斯克兰顿州长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国代表团为有这么一位杰出的美国代表和我们一起工作而感到高兴,我们指望和他以及他的代表团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43. 说来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中东的一个至关重要地区的局势正在不断恶化,因而要求我们讨论被占

领的阿拉伯领土和耶路撒冷新近的事态发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就愈加引起我们的关心,因为日本政府几年来一直为耶路撒冷的局势担忧。近几个星期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结果造成了伤亡和苦难,特别是在阿拉伯市民中间。

44. 日本政府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耶路撒冷的基本立场是,以色列应该撤出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因此日本政府坚决反对吞并这些领土的任何企图,反对任何旨在改变其法律地位的物质上和人口构成上的变更以及其他行动和政策。此外,日本政府要求以色列政府在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中,全面遵守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sup>3</sup>

45. 至于耶路撒冷,具有自己精神传统的日本人民,自然最高度地赞赏耶路撒冷的悠久历史。我们觉得,它带给全世界的伟大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了全人类——不管其种族或宗教如何——的利益,都应受到保护。

46. 由于耶路撒冷问题确实是独特的,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以色列应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禁止以色列采取任何单方面的变更行动,以图吞并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同样崇敬的一个城市。三大宗教的圣地是在耶路撒冷,那里存在着下述严重危险,即任何单方面的变更行动,无论是自然方面、宗教或政治方面的变更行动,都可能引起有关各方之间的冲突。

47. 1 月 28 日,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地方法官作出裁决说,不能阻挠犹太人在谢里夫后宫祈祷,这一裁决所引起的新近的骚动是非常令人不安的。然而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政府执行的政策是禁止犹太人在那一神圣的山顶祈祷,并采取行动而于 3 月 21 日争取到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该裁决支持这一政策,并推翻了早些时候那位地方法官的裁决。

48. 我国代表团极为担忧,唯恐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事件使形势恶化,危及如此迫切需要的解决问题的前景。我们呼吁各方停止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任何行动。

49. 前几个星期的一系列事件可能重演,我国代表团认为,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是无可补救的,除非在中东迅速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解决。我国代表团急切希望能达到这一目的,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50.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51. **凯瑟先生(孟加拉国):** 主席先生,我怀着尊敬的心情和前几位发言人一起,对你这位非洲人民的杰出儿子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这些重要会议表示满意。我们相信在你的聪明机智的指导下,安理会的审议一定会取得成功。

52. 我们借此机会对美国代表斯克兰顿大使的出席表示欢迎。我们可以肯定,以斯克兰顿大使的知识和智慧,他将使这一庄严机构的审议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和取得更大的进展。

53. 我国代表团要求有个机会参加安理会的这次辩论,以表示它极其关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新近的事态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局势。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要求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时,提到了近来某些严重的事态的发展。1月28日,耶路撒冷以色列法院的一位法官作出一项裁决,允许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里祈祷,而阿克萨清真寺是全世界穆斯林崇敬的最神圣的圣殿之一。居住在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大城市中的阿拉伯居民举行广泛的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反对这一决定,这反映出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占领区中人民决心抵制想改变耶路撒冷地位并将它并入以色列的任何企图。

54. 我国极为关切和严肃认真地看待事态的这一发展。对全世界穆斯林来说,耶路撒冷是所有神圣城市中最神圣的城市之一。因此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必然抵制想破坏耶路撒冷城的精神价值和我们在那里的伊斯兰遗产的任何企图。自从以色列于1967年占领耶路撒冷以来,穆斯林国家曾经不得不多次对亵渎伊斯兰教位于该城的圣殿提出抗议。因而我们认为,以色列法院对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中祈祷一事作出的裁决,已不能看作是一次孤立事件。伊斯兰会议各成员国最近所表示的关切,已由沙特阿拉伯代表于1967年3月15日转告秘书长(S/12012)。

55. 除了亵渎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殿外,以色列政府似乎还坚持推行一种政策,即不仅要改变耶路撒冷而且还有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其他地区的宗教、文化、人口构成和政治地位。这是一种制造事实的政策,以使用既成事实证明一种站不住脚的要求是有根据的。我不想浪费安理会的时间来详细列举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推行这一政策的历史。为了举例,我只提及联合国大会就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第3525(XX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该决议特别谴责以色列的这种政策和行为,尽管有重复之虞,也请允许我重说一遍:

“(a) 兼并占领领土的若干部分;

“(b) 在占领领土内设立以色列人殖民区,并将外籍居民移入占领领土;

“(c) 毁坏并拆除阿拉伯人房屋;

“(d) 没收和征用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财产和从事涉及一方为以色列当局、机构或国民,另一方为占领领土居民或机构的其他一切取得土地的交易;

“(e) 把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居民撤出、放逐、驱逐、流徙和迁移,并否认他们有回返的权利;

“(f) 对阿拉伯居民实施大规模逮捕、行政拘留和虐待;

“(g) 掠夺考古和文化财产;

“(h) 干涉宗教自由、宗教礼拜以及家庭权利和风俗习惯;

“(i) 非法开发占领领土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并剥削其居民”

该决议还宣布以色列的这些政策和行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尤其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以及关于占领的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并妨碍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56. 因此问题不仅带有宗教或社会性质,而且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是以色列军事占领阿拉伯领土所造成的。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近来发生的事件再次



提醒我们——如果此种提醒是必要的话——中东目前的局势具有内在的危险性，迫切需要谋求该地区公正、持久的和平。我们始终认为，归还全部被占领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任何公正解决办法的两个主要部分。

57.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以往多次认为，以色列占领当局改变它占领的耶路撒冷城地位和性质的行动，是要实现它已经宣布的吞并该城的意图。它这样做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不仅谴责占领当局的这些行动，而且宣布这些行动完全无效，呼吁以色列当局停止采取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这种措施，并废除已经采取的措施。以色列当局新近的这一行动又一次违反了安理会和大会的决定。以色列高等法院否定地方法院的裁决，其性质充其量是一种非常暂时的宽慰。但是耶路撒冷以及其他被占领领土的地位和前途，却不是一个占领当局单方面可以作出决定的问题。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以确保实施它自己的决定，防止已经是爆炸性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58. 最后我国代表团敦促安理会采取行动以期实现和平与正义，而不是无所作为或停滞不前，否则就可能引起另一场大屠杀。

59. **主席：**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伊拉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60.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代表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目前的辩论。

61. 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终于在这个庄严的机构中露面了，这一次露面受到某些方面的欢呼，认为是中东和平前景的一个吉兆。人们会感到奇怪，是什么事情促使心意发生这种变化。凡是这个坏得难以言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席的时候，他就决不到这个会议厅来的那种高傲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为什么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是什么事情促使身穿铮亮盔甲的犹太复国主义骑士来到这里，来到他们认为是声名狼藉的公共方便场所的呢？是什么事情促使他们来到这个罪恶渊藪的呢？

62. 安理会自从最近在1月里开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以来肯定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也没有奇迹般地转变为以色列所能接受的什么组织。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也已不嫌麻烦这样告诉过我们。不是的，这必然是他们认识到，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最可靠的支持者，都无法起来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和军事占领下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中的违反规定的行为、他们的行动和政策作辩护。

63. 人们也许想知道，那么以色列代表对这次辩论作出了什么贡献。归结起来就是：阿拉伯人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对占领区中以色列的政策不论怎么说，反正都是不正确的，只不过是该死的谎话、恶毒的捏造和重复弥天大谎策略的总和。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全世界都不曾有过头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它确是凭借武力、恐怖和流血在圣地建立起来的——那样开明、人道、宽容、公正和慈善的政府。有谁对这个神灵授意的实体、这个政治运动的任何方面或行动胆敢提出批评甚或怀疑的话，那就是散播仇恨和歧视，是反闪米特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者更坏。另一方面，他们自命为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发言人和代表，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一贯正确。

64. 他们还宣称，该地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阿拉伯人对小小的、无辜的、新生和无力自卫的以色列的政策和侵略造成的结果。他们在这个会议厅和联合国的其他讲坛上经常重复说，从一开始，也就是从1948年起，阿拉伯人就侵略这个爱好和平的、无辜的小国。我不想长篇大论详细驳斥了。我只引用一位应该了解情况的、以色列的高级官员的话，他就是戴维·本-古里安。在他所著的《以色列的新生和命运》<sup>1</sup>一书中，他说了以下这些话：

“在英国人离开之前，阿拉伯人从来没有进入和占领过犹太人的定居点，不管它是多么偏僻，而哈格纳”——它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事部队，一支地下军——“……却占领了阿拉伯人的许多地点，解放了太巴列、海法、雅法和萨法德。于是在命运日(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中哈格纳能够开展活动的那个地区的阿拉伯人几乎已被完全清除。”

“清除阿拉伯人”——这使人联想起纳粹分子在世界上他们所在的地区里使用的“清除犹太人”一词。事实

上,在一个阿拉伯士兵踏上巴勒斯坦领土之前,已经有30万阿拉伯难民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和屠杀政策而被驱逐出境。

65. 他们提出的而且没完没了地再三重复——在本会议厅里的这次辩论中也重复过了——另一个重要说法就是,1967年阿拉伯人又无端侵略了以色列国。这就是1967年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使用的手法,我要提醒各位理事国注意他在那时所说的话。那个人是拉斐尔先生,他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驻这里的代表。他说:

“关于事态的发展,我至今只接到初步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明显可以看出,今天凌晨,埃及装甲纵队向以色列边界推进,准备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埃及飞机从西奈机场起飞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在加沙地带的埃及炮兵轰击以色列的村庄基苏菲姆、纳哈勒奥兹和艾因哈谢洛哈。内坦亚和亚韦茨村也遭到轰炸。以色列部队在空中和陆地上与埃及人交战,战争仍在进行中。”〔第1347次会议,第30段〕

66. 这离开事实真相多么远。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今天的局势就不同了。不会有被占领领土,也不会有被占领的耶路撒冷。时至今日,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仍继续坚持这种谬论,认为全世界都会接受他们想要强加于人的那种解释。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一年以后,不算太晚,有些将军就出来承认事实真相了。《国土报》这份以色列的报纸在1972年3月19日报道说:

“M. 佩莱德博士说,1967年6月以色列面临绝灭的危险,以色列国是为了本国的生存而战斗,这种论点是‘一种谎言,只是在战后编造出来的’。佩莱德博士在1967年战争中在陆军总参谋部工作,现在是谢洛阿赫学院的历史教授。他进一步指出,1967年5月,以色列并没有灭绝的危险:‘埃及人集中了8万士兵,而我们动员了几十万人和他们作战’。”

当时(1967年)是参谋总长的拉宾将军,后来在《世界报》上的一篇采访报道中,说出了肯定是最有权威性的话:

“我不相信纳赛尔要战争。他在5月14日派

往西奈的两个师,不足以对以色列发动进攻。他知道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一点。”

67. 其他发言人对我们议程上这一项目的各个细节已经广谈了很多。我只想谈一下这位代表,这位诚实善良的完人,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前军事长官赫尔佐克将军的发言。

68. 曾经多次提到进入耶路撒冷哭墙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说法。这位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提到这次战争不下四次,其中在逐字记录中出现过几次。我想这应该加以仔细研究。他的说法是,阿拉伯各国政府,特别是约旦拒绝保证自由进入圣地。事实真相是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府,对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呼吁作出响应,于1949年11月15日保证发表下列声明:

“埃及、哈希姆约旦王国、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承诺要保证自由进入根据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位于它们所管辖的领土中,或在达成这种解决办法之前,根据停战协定位于它们现在占领的领土内的圣地、宗教建筑物和场所,并按照这一承诺,将保证宗教的使节、香客和游客进入和过境的权利,而不问其国籍或信仰如何,唯一的条件是不得损害国家安全。以上各项和1948年5月14日前的状况完全一致。”<sup>5</sup>

另一方面,以色列对调解委员会同样的呼吁作出的答复是:

“它(以色列)认为,在此情况下,如果大会对这些问题作更广泛的考虑之后再处理提法的问题,那将有利于达成建设性的最后解决办法。”<sup>6</sup>

非常明显,以色列本身宁愿不象阿拉伯人那样,对圣地作出任何类似的承诺。

69. 以色列代表发言中有一句话,安理会各理事国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说,犹太人已经停止行使在神庙山上祈祷的固有权利。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以色列代表一方面提出抗议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决没有侵犯穆斯林圣殿,然而又乘机机会提出了对伊斯兰圣地的根本不存在的权利的要求。

70. 现在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真的有权

提出这种要求吗?有趣得很,国际联盟曾经研究过这一问题。早在1930年,就曾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的埃利埃尔·洛夫格雷,他是瑞典外交部的前部长。这个委员会在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那里听取证言,于1930年12月提出了报告。该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得出两点结论:

“(1) 西墙”——现在我们说的不是谢里夫后宫——“完全是穆斯林宗教基金会的产业,也是穆斯林圣地哈拉姆阿什谢里夫区的一部分。该墙前面以及它和马加里卜区之间的人行道也是穆斯林宗教基金会的产业,并且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基金会的一部分。”

“(2) 犹太人有经人行道进入西墙礼拜,在特定情况下,应允许他们携带犹太人进行礼拜活动所需的特定物品。”

这就是该委员会的结论,也是英国和国际联盟接到的报告。根据英国枢密院令将它作为一项国际文件,已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1931年,它在巴勒斯坦成为法律。我刚才说过,这一报告作为洛夫格雷委员会的报告在1931年公开发表。

71. 接着赫尔佐克将军竟然有脸到安理会这里来向各理事国说教,说理事国未能理解法院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的这种状况。这种话出自执行集体惩罚政策的一个政权的代表之口,确实是非常奇怪的。在他的土地上,行政部门显然也是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至少就阿拉伯人而言是如此。我们只需提一下来自占领区的一些报道就够了,这些报道说嫌疑分子甚至在对他们提出控告或起诉之前就受到了惩罚,不仅是嫌疑分子,还有他们的无辜亲戚也一样。对他们的惩罚是炸毁他们的房屋,把他们驱逐出自己的住所。以色列代表的政权否认一个民族有权成为国家,甚至没有在自己历史性家园居住的权利,而我们却听到他在安理会里向别人说教。

72. 关于重建神庙问题也曾交换过意见。提出过一些说法、否认和相反的说法,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些言论,我要引用一下。1967年7月23日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

“据报道,在以色列存在着一种情绪,即要重

建神庙,因而可能拆毁现有的穆斯林圣殿,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1967年8月16日,以色列随军的拉比什洛莫·戈伦表示,希望看到犹太神庙在穆斯林圣殿阿克萨的原址上重建起来。”

1967年8月16日关于拉比戈伦的最新一条消息是法国新闻社报道的,载于1967年8月17日的《东方报》上。《时代》杂志1967年6月30日刊登了下列报道:

“(所罗门)神庙必须建造在它原来的地点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拆掉伊斯兰的岩石殿。”

历史学家伊斯雷尔·埃尔戴德是前伊尔贡恐怖分子,他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大卫王解放耶路撒冷时他所处的那个阶段。从那时起直到所罗门重建神庙只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也要这样。‘至于穆斯林圣殿怎么办?’埃尔戴德回答道:‘谁知道呢?也许会发生一次地震吧。’”

73. 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在发言中说了许多话,否认教育计划和课程中有什么以色列化的事情,他断然说这是撒谎,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74. 1965年,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高等教育研究司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委托制订一项三年项目,题为:“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些问题(以色列教育阿拉伯人问题的研究报告)”。这就是第CE-6-21-013号项目。这一报告将犹太学校儿童学习的课程和阿拉伯学生的课程进行比较研究,并列举中学课程,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一方面建立了为维持以色列统治所必需的教育结构,另一方面则系统地试图削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阿拉伯人所具有的特殊文化的历史意识,和他们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具有的地位的历史意识。

75. 尤里·戴维斯先生是以色列民权和人权联盟前副主席,目前在伦敦反战国际工作,他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研究报告发表在1973年秋季号第9期《巴勒斯坦研究杂志》上。他作出了下列结论:

“人们可以想象到,安排256课时的《圣经》和

犹太口述传统以及 30 课时《古兰经》的做法,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受到束缚的想要明确表达自己特性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还要注意的是,对学习《新约》也未作任何规定。)这一做法是和阿拉伯人低劣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低劣的文化及历史地位相关联的。它的出发点是尽可能不让阿拉伯人掌握有效的工具,以免他们利用这种工具对把以色列的犹太人说成是该地区现代文明和进步的缔造者的说法进行批判。这一做法还企图把以色列的犹太人说成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和源远流长的家谱的人,而且这种优越性从这第一个有文件为证的、抽象的一神教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

76. 随后这位以色列代表又讲了一些有趣的、有高度启发性的话。他说,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被迫离家完全是谎话。他说:

“耶路撒冷旧城中唯一迁走的阿拉伯人,是 1948 年战后在犹太区占据犹太人房屋的那些人。

“他们不得不把产业归还合法的业主,而且实际上“是得到补偿的。”〔第 1894 次会议,第 90 段〕

我认为,那么他将同意,巴勒斯坦人如果返回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有权收回自己的产业。

77. 但是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有关耶路撒冷旧城犹太区的说法吧。在 1972 年 4 月 29 日《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戴维·赫斯特有以下这么一段话:

“1948 年前,犹太区至多有 20% 为犹太人所拥有。现在以色列人已全部接管。他们正在把居住在那里的 5000 名阿拉伯人驱逐出去。”

78. 接着,以色列代表企图驳斥一个事实,那就是压制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传统和习俗,他说这是“恶毒的胡说八道”,还说“该城中各种信徒的宗教生活,从来没有象以往几年那样……扩大和发展过”〔同上,第 92 段〕。

79. 那么关于这一问题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80. 意大利耶稣会期刊《天主教文明》曾指责以色列强迫阿拉伯人,特别是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离

开东耶路撒冷和西岸。乔瓦尼·鲁利神父写的一篇文章刊登在一份双月刊上,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对以色列政策最严厉的批评。这条消息登在 1971 年 7 月 25 日伦敦出版的《犹太纪事》上。

81. 梵蒂冈发表的另一个声明刊登在 1971 年 3 月 22 日梵蒂冈日报《罗马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该报在突出地位刊登一篇社论,题为《耶路撒冷与和平》。社论说,今天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巴勒斯坦居民觉得,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一种政策的威胁,这种政策似乎旨在缓慢地扼死他们。该报说,这一使耶路撒冷更加犹太化的政策,实际上是从 1967 年 6 月战争期间占领该城阿拉伯区时起就开始了。它又说:

“这次占领实际上已被以色列议会按照统一的方案转变为吞并。一定要获取阿拉伯区的决心,自从采取一些立法、财政和都市化性质的措施以来就已表现出来了,这些措施是要在牺牲非犹太人居民利益的情况下,使耶路撒冷具有更多的特殊性质。以扩大城市为由,穆斯林和基督徒被迫居住在越来越有限的空间里,最后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出路,他们觉得,在他们故乡这个环境中是再也找不到什么出路了。提一下那些没收措施就足以使人们了解到,该城市剧烈改变的外貌,已使这个城市失去它的历史和宗教特性以及它的世界性。1970 年 8 月,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和城镇近郊又没收了 1200 公顷土地,也就是 2640 英亩,以便实施大耶路撒冷计划。1971 年 2 月 21 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市委员会不顾技术人员和建筑师的公开反对,批准了建设部拟订的在郊区建造住房的计划。这意味着在环绕圣城的山上将真正出现一条带状建筑物,由 2 万户人家组成,可容纳 7.5 万犹太人。一种由于制造既成事实这一必然采取的做法而违反国际法的非常严重的事态正在发展中。不幸的是这些并不是和平计划,真正为中东的最后和平而努力的人对此不能漠然置之。”

82. 以色列代表接着谈到了加沙地带的局势,声称那里的局势是如此平静,因而西岸发生的骚乱都是煽动分子和奸细一手制造的,因为西岸地区即将举行选举。我只想引证英国议会一位议员卡罗尔·约翰逊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中短短的几句话,他是劳工中东理

事会的成员,曾和英国议会小组一起访问过加沙地带。他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在逗留期间,我们有机会对以色列宣称正在进行的‘重新定居和建设工作’作出判断。人们总是不愿意在短暂的访问之后说一些武断的话,但是看到了某些营地中出现的情况,再和以色列官员及阿拉伯人讨论了这一状况之后,我一点也没有了解到有关“重新定居”的明确可靠的情况,只是看到大量关于毁坏和驱赶的证据。”

那是1971年10月《中东问题》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83. 接着这位以色列代表使用他惯用的手法,随意攻击与这一议程项目毫不相干的事情,说到了穆斯林阿拉伯人对待各种文化实体的态度,还特别提到了伊拉克,他说:“看看在伊拉克的叙利亚基督徒的厄运吧……人们只要看看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悲惨可怕的厄运就够了”。

84. 这些又是安理会不应涉及的问题,但是既然提出来了,我就有责任加以驳斥,哪怕是简单的驳斥。

85. 1974年12月9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了比利时皇家科学院A·武博斯教授的信,标题是“伊拉克的少数民族”,信中说:

“新近在伊拉克发生的一件事,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本来会用大字标题予以报道的。伊拉克政府已给予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人这个少数民族以完全的文化自由。已经批准在小学中用本民族语言教育儿童。在一切高等学术机构中由政府出钱,通过叙利亚语和文化研究来发扬叙利亚人的遗产,也已得到了批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也交付给叙利亚基督徒使用。此外,已在筹办一份学术性刊物和创建一个叙利亚语言文学学会,在这些行动之前先举行了一次会议,邀请许多国家的学者参加。我作为一名与会者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

86. 至于库尔德人问题,我们不久前在这里的地方报纸上看到一位先生写的报道,他和尼克松政府很接近,是一位记者,名叫威廉·萨菲尔,

他说以色列人指望追随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集团,乘伊拉克在1973年和以色列交战之际,向伊拉克政府发动攻击。这一点消息显然是从众议院某一个情报委员会中收集到的,可以说明这个以色列代表对追随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库尔德人持不同政见者小集团感兴趣。

87. 至于库尔德人一般在伊拉克的地位问题,我只能叫他去查阅一些文章,如1975年7月出版的《瑞士国际问题评论》中阿诺德·奥廷格写的那篇题为“叛乱后的库尔德斯坦”;伦敦《泰晤士报》编辑部成员爱德华·英蒂默写的题为“伊拉克和库尔德人”的另一篇文章,发表在1975年的《中东问题》上;1975年4月6日的《观察家》上有加文·扬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给库尔德人以要人待遇”;还有最重要的是教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曾经派遣一个小组访问伊拉克,这就是1975年的第5号报告。

88. 至于阿拉伯犹太人,特别是伊拉克犹太人问题,我国代表团在1月19日的第1876次会议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和伊拉克历史悠久的犹太侨民迁离时出现的情况,我想,以色列代表明智的办法是调查一下以色列境内这些所谓的东方犹太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状况,他们的二等公民地位,他们作为有良好教养的高级专业人员离开阿拉伯国家到以色列以后的贫困状况。现在他们是二等公民,他们的孩子被认为是罪犯。

89. 这里还不说依旧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三等公民的地位。那需要另外进行充分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写好几章,而且调查起来也非常容易。

90. 当约旦代表说到阿拉伯人墓地也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亵渎的时候,这位以色列代表又只能说这是恶毒的谎话,完全不是事实,特别是所提到的马马拉墓地。让我们引证伦敦《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也是戴维·赫斯特写的,题目为“用推土机清除阿拉伯历史”,发表的日期是1972年4月27日。文章说:

“以色列人惯用的手法是把阿拉伯人说成是抢劫犯和亵渎者。从马拉姆可以看见橄榄山上的犹太墓地,导游指了出来,同时对约旦接管时期对该墓地的亵渎和破坏行为加以适当的抨击。以色

列的一份‘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它遭到官方有组织的破坏。这一墓地确实被小偷盗窃过；墓碑的唯一用途是成了附近军管厕所的铺路石，但是绝大部分完好无损。在该城‘统一’的时候，被指控在犹太区搞破坏活动的阿拉伯人就能去看看以色列人在他们区里干了些什么。他们能够看到马米拉那里发生的情况。它已被以色列市政府的推土机夷为平地，只见到泥块、墓碑和墓中尸骨。对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来说，也就是对具有历史感的阿拉伯人来说，以色列人对他们城市的所作所为，等于是历史性忘恩负义的举动。在所有这几次对耶路撒冷的征服中，阿拉伯人的两次征服是最文明的了，没有几个人会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

91. 还不止是穆斯林的马米拉墓地，而且以色列锡安山上的基督教墓地也遭到亵渎；耶路撒冷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遭到了以色列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的袭击。

92. 联合国各会员国经常听到有人说到在犹太区的破坏活动。这是又一次把侵害行为推诿给阿拉伯人。但是让我引用约翰·里奇蒙爵士写的一封信里的话。约翰·里奇蒙爵士是英国外交部人员，1946和1947年曾在中东的巴勒斯坦政府中工作。现在他是达勒姆大学现代近东史讲师。1971年6月5日他写信给罗马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

“……旧城犹太区的破坏活动和那里无辜居民的迁离，都是哈格纳和帕尔马契企图实施施菲丰行动的直接结果。这是达莱特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使犹太人占据耶路撒冷旧城，而按照分治计划，旧城并不是划归犹太人的”。

这不是阿拉伯人用以驳斥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话，而是一位学识渊博，非常熟悉该地区及其历史的权威人士写的话。

93. 这位以色列代表对以上种种还不满意，还要指责阿拉伯人把耶路撒冷旧城阿拉伯化，消除它的犹太特性。可是要消除一种特性，总得确定事实上有那么一种特性。而事实又怎样呢？这一次我将引用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的话，他在1929年访问过圣地。他写了以下这段话：

“这大概是我在最初几天里对城墙环绕的耶路撒冷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阿拉伯城市。它就象开罗或者巴格达一样是阿拉伯城市，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也就是现代犹太人）在这里就象我那样是外国人。当然我本来就是这么估计的。我知道旧城没有什么变化，耶路撒冷的大量犹太复国主义居民（他们实际上占多数）是居住在城墙外的新居民区里，巴勒斯坦主要依旧是阿拉伯国家。但是纸面上的事实，并不能产生和它的自然外貌一样的影响。

“在耶路撒冷的两天，使我对事实的了解比从大量统计资料中可能得到的更清楚。我的政治经验足以使我体会到，象这些事情必然会决定人们的感情和行动，而从我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或第三天起就开始想知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是否一切都象人家要我相信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任何人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看出来，这里存在着一场冲突的物质因素。”

这是1935年纽约道布尔戴多兰公司出版的、文森特·希恩先生写的《个人史》一书中的话。

94. 随后这位以色列代表哀叹全世界对所有这些违反和亵渎行为默不作声。他重复说了阿巴·埃班先生大致是这个意思的一些话。但是再让我们来看看事实。意大利《晚邮报》1971年7月3日刊登的一篇采访记中，埃班先生几乎是直接批评教皇本人，因为他对1967年前亵渎神圣的犹太城沉默不语。根据1971年10月17日《先驱报》刊登的法国新闻社的一条消息说，教皇没有作出回答，但是很久以后在《主日观察家》周刊上，通过梵蒂冈发言人费代里科·亚历山德里尼教授之笔，揭露基督徒也是“亵渎”的受害者，亵渎者不是“阿拉伯人”，而埃班先生引用的统计资料是篡改过的。

95. 另外，安理会各理事国还获悉，显然是为了恢复和美化旧城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政府明智地处理耶路撒冷问题而大唱赞歌。不仅如此；据说是为了恢复和美化旧城而建立的这个委员会认为对以色列的教育加以评论是合适的，并赞美开明的以色列政府所做的一切。

96. 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来谈谈一位英国建筑师艾尔弗雷德·库特彻的工作,他是耶路撒冷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实际上在1970年抵制和谴责以色列1968年有关该城的总规划。他写了一本题为“新耶路撒冷:规划和政治”,据1975年3月5日的《基督教学箴言报》说,

“库特彻先生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无法容纳以色列计划人员规定的迅速的增长率,这些计划人员正尽快让尽可能多的犹太移民迁进来。库特彻先生写道,耶路撒冷的精神实质是和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认识有该城四千年的建筑物为证,现在不仅无视这种认识,甚至不予承认。”

库特彻先生继续写道:

“反而出现了关于耶路撒冷的一种新的想法。该城成了可加利用的资源。它的目所能见的精神特征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当局为了从房地产投资者那里筹措现金,一直在出售该城目所能见的、象征性的遗产。建筑师们热衷于为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好象是在月球上似的。”

97. 议席上有许多发言人已强调指出日内瓦公约的重要性以及它们适用于以色列占领区。但是不幸的事实是,尽管阿拉伯国家承认日内瓦公约是适用的,以色列的情况却不然。

98. 1973年10月,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立即采取步骤,在致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以色列政府的信中要求加强保护平民。它要求它们实施保护平民的议定书草案。<sup>7</sup> 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政府同意照办;以色列政府于10月19日表示拒绝。11月19日,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中所作的解释是:“由于许多法律上的原因,这一公约并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以色列)保留它关于该公约适用于它所管理地区的立场”。<sup>8</sup> 也许这位以色列代表愿意进一步开导舆论。他老是谈到“开明的舆论”,以及舆论非常同情以色列。也许他会愿意告诉开明的舆论,为什么他和他的政府认为日内瓦公约是不适用的?

99. 我国代表团认为,原因是以色列认为这些占

领区是解放了的领土,又是按理应该属于以色列的。1972年1月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二十八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下列两项决议:

“1. 犹太人民对‘以色列国土’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2. 在六天战争中击退了侵略者,解放了我们祖先的土地,收复和重新统一了耶路撒冷。”

接着在1972年3月16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下列决议:

“议会决定,犹太人民对以色列土地的历史性权利是无可非难的。”

我们认为,这些就是以色列现在拒绝在占领区实施日内瓦公约的原因。

10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采取公布其调查结果的办法。然而在1970年底,甚至该委员会也发现有必要发表一份直言不讳的报告,指控以色列再三违反日内瓦第4公约,蓄意推行集体报复政策,炸毁房屋,甚至整个村庄。该报告列举10个村庄和营地,它们已被以色列人毁坏无遗。红十字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在证明该委员会作出决定公布这一报告是完全有道理时说:

“经过两年抗议之后,我们未能从以色列政府处获得它对待日内瓦第4公约所持态度的令人满意的答复。”

101. 最后这位以色列代表在结束发言时说了下面这些话:

“我对于我们留驻耶路撒冷并不请求原谅。我不必道歉。我们在那里是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圣经》视为神圣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因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向往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权利由于我们创建了唯一自由的政府,使一切宗教徒都能完全自由地礼拜而得到加强并证明是正确的〔同上,第122段〕。

102. 这和以色列代表在以色列加入联合国之前在联合国各委员会所作的发言确实相差太远了。那时

候他们正想方设法要加入联合国，他们承担了后来并未履行的责任。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第 47 次会议上说了以下这些话：

“以色列政府将和大会合作谋求解决这些问题。我并不认为有关国内管辖权问题的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即联合国不得干涉会员国国内事务——“可能影响耶路撒冷问题，因为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和以色列拥有主权的领土的地位不同。”<sup>9</sup>

103. 当时有许多会员国想弄明确，以色列将遵守这些保证和宪章中所规定的特殊义务，而它们对此是有怀疑的。其中有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法官，即萨尔瓦多的卡斯特罗先生。1949 年 5 月 3 日，他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发了言：

“如果以色列代表首先完全澄清以色列对大会 1947 年 11 月 29 日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即分治决议——“和 1948 年 12 月 11 日关于将难民遣返回国的决议的态度，萨尔瓦多代表团打算投票赞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sup>10</sup>

然而在表决以色列加入联合国时，萨尔瓦多却弃权了。它和其他一些欧洲代表团，对以色列代表当时或以后在该委员会所作的保证是不满意的。

104. 但是这并不新鲜。以色列早在 1949 年就在向联合国挑战了：12 月 17 日，它决定将议会迁到耶路撒冷，并宣布该城是它的首都。12 月 20 日，托管理事会开会要求以色列撤销这一行动。该委员会通过了下列决议：

“托管委员会，

“对以色列政府的某几个部和中央部门迁入耶路撒冷表示关切；

“考虑到此种行动无视 1949 年 12 月 9 日大会第 303(IV)号决议第 2 段的规定并同这些规定不符，

“1. 认为以色列政府的这一行动对本理事会受大会 1949 年 12 月 9 日决议委托实施的耶路撒冷规约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困难；

“2. 请托管理事会主席：

(a) 请以色列政府就本决议包括之各项问题提出书面报告，撤销这些措施，并停止易于妨碍大会 1949 年 12 月 9 日决议执行的任何行动。”〔第 114(S-2)号决议〕以色列为了答复托管理事会的这一要求，由本·古里安发表了声明，这记录在他的书《以色列的新生和命运》第 362 页中<sup>1</sup>：

“联合国认为今年宜于作出下述决定：我们的永久首都应成为国际监督下的一个单独实体。我们对这一邪恶的理事会进行的反驳是明确而坚决的：政府和议会立即将所在地迁往耶路撒冷，使它无可变更地成为以色列的王冠和首都，并且使人人都能见到。”

105. 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道歉，因为我占用了那么多时间，但是我所说的仅限于以色列代表发言中的一些言论和说法。我想安理会各理事国和联合国会员国，现在能从以色列以往二十五年的所作所为和违法行为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无所作为，只能鼓励侵略者坚持其违法行为。应该允许它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吗？这是安理会目前应该讨论的问题。

106.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07. 贾帕尔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就这个与在中东建立公正的持久和平的工作有着最密切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

108.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意识到，犹太教徒有一种经久不变的渴望，那就是他们在欧洲各国处于遭受压抑的少数民族地位，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使他们遭受极大的痛苦，因而他们心中产生极其强烈的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回到传说中的发源地，在犹太国中建立犹太人的主权。但是近几年来我们亲眼见到的不是实现那种强烈的要求，而是过分的暴行和趾高气扬，其表现形式是企图扩大主权，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邻居处于全面的殖民统治之下。

109. 前几天我听说以色列政府在它管理下的领土中实行“开明的”和“自由的”政策。什么是以色列据以管理它的所谓领土的合法权力呢？难道在敌对行动



期间的军事占领就能使一个国家甚至在敌对行动结束后都表权管理它占领下的地区吗？如果这样，那要多久？1947年当犹太侨民接受联合国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决定时，该决定中有没有暗示说两国中的一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就有权可以无限期地接管和管理另一国？

110. 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内的地位仅仅是占领军的地位，只起短暂的临时性作用，并没有使以色列拥有权力、控制权或行政管理权来改变巴勒斯坦阿拉伯国或耶路撒冷城的地位，而这两者都是联合国建立以色列国的同一决定中的衍生物。

111. 如果承认联合国建立以色列国的基础——象以色列承认的那样——那么以色列也应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样有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主权。既然以色列占领他们土地的军事必要性似乎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理由迟迟不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行使他们的权利。

112.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权独立存在，在这方面他们同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这些国家和巴勒斯坦一样，曾被国际联盟列为委任统治地。因此，以色列统治或管理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的主权仍属于阿拉伯人民。

113. 简言之，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不应被以色列兼并，也不应象以色列领土那样由以色列管理。这一点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几项决议中已讲得很清楚。其实，安全理事会不只一次作出规定，认为以色列占领军为改变耶路撒冷或占领区的地位、接管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迁移阿拉伯居民和建立以色列定居点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都是无效的。安全理事会合理和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回顾和重申它对以色列在其非法占领地区的行动所采取的立场。还有必要重申不准通过征服获取领土的原则。

114. 当前问题的根源仍然是以色列没有撤出它在1967年冲突期间所占领的地区。由于军事上的必要性而进行的占领，现在已成为长达九年的实际上的殖民统治。从巴勒斯坦分治到现在已有28年了，这段时间甚至比1922年生效的英国委任统治的整个时期还

要长。以色列继续占领的时间越长，有自尊心的人民反对强制占领的抗议示威就会越加频繁、越加坚决。

115. 我还要补充一句，这种占领不管如何开明和自由，但历史的教训无疑是，一个外国人的政府不管如何好，还是代替不了自治。现在，恢复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主权已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对任何军事占领来说，九年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为了等待答应给予的独立，28年的确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了。作出的牺牲和得到的补偿这两者之间的悬殊是如此之大，以致很可能采取更极端的步骤以求得到更多的补偿。

116.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是探求体面、公正、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的适当基础。一定要加强这种探求。但是把探求安全和得到公认的边界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行使其民族权利联系起来肯定是不现实的。

117. 应该设法把军事方面的问题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正常行使政治权利与自由权利这件事区分开来。遗憾的是，以色列采取的方针是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阿拉伯人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我是不是可以说，指望在枪口威胁下获得某种承认是不现实的？需要为和平解决问题作出新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在联合国主持下加紧努力，希望以色列能够接受和承认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这一政治和社会现实。

118.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突尼斯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19.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以及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允许我在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土地上不幸存在的令人不安的局势陈述我国代表团的观点。不过，如果我在谈这个问题之前不首先对你，主席先生，担任安理会主席以及你在指导安理会工作中显示出的才干和热心表示真诚的祝贺，那就未免太疏忽失礼了。

120. 我也要向美国常驻代表威廉·斯克兰顿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深信，他的机敏、经历、客观态度和威望，将对谋求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得到恰当解决的努力做出有效的贡献。

121. 安理会决定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

加这一讨论,这表明安理会有能力超越它行使职能所应遵循的那些文件中有时是不恰当的规定的范围,也表明安理会愿意尊重国际社会今后想让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参加有关中东和平的一切努力、谈判或会议的意愿。事实上,大会第 3375(XXX)号决议已要求根据大会第 3236(XXIX)号决议邀请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以与其他各方平等的地位参加联合国主持进行的关于中东问题的一切努力、审议和会议。

122. 安理会根据这一决议的精神,已以明辨是非和明智的方式运用了它的议事规则,因为这一议事规则毕竟是暂时的。各理事国经过努力已使正义战胜了狭隘的条文,从而提高了安理会的威信,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组织的威信。我们注意到,去年 1 月在讨论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期间,以色列没有出席,现在以色列的出席很可能表明它开始有点认识到目前存在的光辉现实,这个现实的主要方面就是大家普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过去 30 年来一直为之英勇奋斗的合法的基本权利。

123. 目前耶路撒冷和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是严重和令人担忧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埃及、约旦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已经详细叙述了以色列侵犯耶路撒冷圣地和占领区内非犹太人居民人权的种种行径。有关这方面的记录太恶劣了,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同意容忍下去了。

124. 这项记录有些什么内容呢? 把它们列举出来是极其简单的,然而这一极为简短的清单却同时清楚地显示出悲剧的严重性,这种悲剧不仅降临到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头上,而且还波及 20 多亿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所尊崇的圣地。这项记录的内容如下:吞并被占领领土内的某些地区;在那些地区安置以色列移民;破坏和拆毁阿拉伯国民居住的房屋;征用和没收被占领领土内阿拉伯人的财产,并将其转交给以色列机构或以色列国民;放逐、驱赶阿拉伯国民,或将他们转移和迁往其他地方;大规模逮捕、行政拘留和虐待阿拉伯居民;残酷镇压提出抗议的任何尝试;掠夺阿拉伯考古学及文化方面的遗产;对宗教自由和习俗进行限制;非法开采被占领领土中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剥削被占领领土的居民。

125. 深感忧虑的世界舆论经常在各种论坛和不同级别上表示完全不同意以色列为改变被占领领土的地位而有计划地采取的非法行动。因此,大会自从第二十四届会议——且不说以前的历届会议——以来就对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内坚持侵犯人权感到严重不安,同时也谴责以色列推行的集体和全区惩罚、拆毁住宅和赶走被占领领土中的居民等政策和行径。我现在谈的是大会第 2546(XXIV)号决议。

126. 大会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届会议上,根据奉命调查以色列行径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继续审议这一问题之后,就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重申〔第 3240(XXIX)号决议〕:以色列为改变被占领领土或其中任何部分的自然特征、人口组成、体制结构或地位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无效的。它继续重申,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完全适用于 1967 年被占领的领土。

127.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再次注意到这一不幸的状况,并在这方面通过了四个决议,谴责那些行径,尤其是侵犯易卜拉欣米清真寺的行径,再次对以色列顽固地拒不执行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表示遗憾〔第 3525A—D(XXX)号决议〕。

128. 安理会经常审议耶路撒冷的厄运,并在这方面通过了第 252(1968)号、267(1969)号和 298(1971)号决议。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美国代表斯克兰顿先生的值得注意的发言,这一发言恰好使我想起了 1968 年戈德堡大使和 1969 年约斯特大使在审议以色列破坏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时的发言。

129. 国际社会已经知道以色列采取的超越国际法范围的行动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以色列每天重复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证实以色列意在推行和强化对部分或全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进行殖民化和吞并的政策,而不管这些领土是在加沙、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还是在西奈;正如埃及代表在星期二的发言中所指出的,埃及领土上已有一个地点留作修建港口之用〔第 1895 次会议〕。

130. 这些破坏和侵害活动的范围以及进行的速度,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在这方面,约翰·库利 1975 年 3 月 5 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一篇

题为“耶路撒冷的推土机战争”的文章，清楚说明了可悲的现实状况。文章的作者除了别的以外写道：

“提倡在被以色列人吞并的耶路撒冷东部营造建筑物的人一直在施加压力以图驱赶和迁走该城旧城区的居民，把那里建成现代化城市。被赶走的阿拉伯家庭不得不眼看着在被毁家园的废墟上建起了为以色列人设计的多角形新楼。”

131. 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蓄意推行的政策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改变被占领领土的特性。占领任何领土之后，紧接着就出现同样情况：赶走阿拉伯居民，在那些地方进行改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当然，以色列当局有它的奇特逻辑，指望在占领下生活的阿拉伯人，当他们的房屋被拆毁，财产被没收，圣地遭到亵渎的时候，应该眼睁睁地看着，就象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一样。

132. 以色列代表是怎样为这些不人道行为辩解的呢？首先，它对安理会各理事国和参加安理会工作的人进行恶毒的攻击，然后用一种挖空思想出的极其幼稚的说法来为占领的好处进行辩护。以色列代表显然是想用这些攻击来达到分散安理会各理事国和世界舆论注意力的目的。他也许希望这些手法能使安理会理事国无法深究问题的根源。

133. 如果国际社会要制止这种局势，那么就应当着手解决问题的根源，即以以色列立即全部撤离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领土，充分彻底地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其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为了实现中东的持久和平，本组织已经提出并坚决重申了这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但由于以色列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这项工作遇到了困难。

134. 以色列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它是本组织的成员，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他们再也不能继续逃避这种义务了。如果他们依然无视我们时代的现实，如果他们拒不给予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人权和民族权利，那么以色列坚持的政策将是一种已经落后 2000 年的神话式世界观指导下所产生的政策。

135.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坚决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采取那种影响和毁损圣地、改变被占领领土内阿拉伯人的古迹、城镇和村庄的历史性质的

做法和违法行动；但是安理会也应联系此种形势所产生的后果，即中东危机来看这个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作出决定，不仅要解决上述方面的问题，同时还要申明巴勒斯坦人民有返回家园、重新获得其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行使他们选择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家园的权利。

136.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打算通过的决议，首先应要求立即停止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这类行径，包括侵犯和亵渎圣地的行为；然而任何决定只要不触及问题的根源，都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负起自己的责任，并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在将来的会议上申明，中东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规定立即全部撤出被占领领土，充分而又全面地保证大会第 3236(XXIX)号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只有通过和执行这样一项决定，才能避免爆发一场新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对该地区人民，而且对全人类都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137. **主席：** 现在我请毛里塔尼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38.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我要说，我确实非常高兴在你的主持下发言。你是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对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问题所采取的大无畏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也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给予毛里塔尼亚代表团这次机会来参加这一重要的辩论。

139. 请允许我也利用这一机会对美国新任代表威廉·斯克兰顿大使表示欢迎，在他来联合国任职之前，我们对他作为一个头脑清晰和思想敏锐的人物所享有的盛名已有所闻。

140. 安全理事会再次面临中东问题，现在它正审议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所引起的严重局势。几日来，全世界都看到被占领的西岸平民和以色列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后者动用武器，使许多人受害，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和学生。

141. 这些事是人所共知的。在我之前在安理会发言的其他许多人已令人信服地讨论了这些事。其实

我们在美国电视上已亲眼目睹了这些事件，人们很难指责美国电视有什么亲阿拉伯的偏见，更谈不上拥护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了。这些电视上的报道，向我们显示了所谓“本地区唯一民主政体”的真面目。

142. 以色列警察和军队使用轻武器、警棍、有时甚至用警犬袭击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平民，盲目殴打他们，显然还带一点沾沾自喜的神情。电视上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地联想起南非沙佩维尔的大屠杀，几天前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刚举行过这次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活动。南非政权对为争取基本权利而进行和平示威的平民所使用的方法，和我们看见以色列士兵在被占领领土上对阿拉伯居民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

143. 然而有人却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是这一地区唯一的民主政体，因为它有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仿佛政府形式本身就是目的，而不管这种形式也许并没有真正的意义。这是对民主政体的曲解，也是对声称是民主政体而且确实努力赋予民主政体以真正内容的所有国家的污辱。

144. 人们还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中的政策是有益的，因为它给阿拉伯人民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进步。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见解，长期以来狡猾的宣传机构就一直想把它兜售给人民，但这种见解已被天天发生的事件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自然地形已发生变化，犹太人定居点改变了它们的人口结构，圣地也遭到亵渎，阿拉伯人村庄遭到毁坏，它们的居民也被赶走了。这些就是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内的善行。实际上以色列一直在干的是凭借武力进行彻头彻尾的殖民化，最近西岸发生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145. 这种殖民化同联合国经常要求我们谴责的那种殖民化在许多方面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我们以殖民化的最低级形式，即种族隔离为例，我们发现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搞的殖民化是唯一的一种形式，它实际上是把全体居民从他们的国土上赶走，而代之以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是以色列搞的殖民化的许多特点之一，这种殖民化就连提倡种族隔离的政权在推行其统治政策和方法时也不敢贸然采用。

146. 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他阿拉伯人民的马基雅维里式计划并不是近期制订的。赫茨尔在其《犹太国》一书中概述了这些计划。他在书中写道：

“让我们假定，比方说，我们要把野兽赶出一个国家。我们当然不会用矛和箭，也不会单独去追击一只熊，就象欧洲 16 世纪时人们经常干的那样；但是我们要组织一次集体打猎活动，一次强有力的、装备精良的打猎活动。因而，我们可以赶走野兽，为此我们要使用最强有力的武器。”

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些野兽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和其他阿拉伯公民。

147. 不管有人丧命是多么令人惋惜，然而种种震撼了被占领的西岸的事件，至少有利于揭露以色列使用的手段，再次证明了阿拉伯人民一定要与入侵者进行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但是，这些事件的起因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广泛的军事侵略的一个方面。现在每个人都清楚，只有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得到恢复，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获得解放，中东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如果要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就必须实现这两个目标，而这个地区在以色列存在之前曾经是友爱和容忍的象征。

148. 世界舆论的新趋向已使以色列变得顽固不化，有计划地拒绝正视事实。最能说明这种新趋向的是，现在一切世界性会议都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一个席位。安全理事会决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首先与它有关问题的辩论，就是这种新趋向的一部分，同时也准确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关心。以色列，只有以色列继续在自我欺骗，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国家间在这里或那里都有可能继续发生的冲突和意见分歧上。阿拉伯国家作为同一家庭的成员，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每当有外来因素进入并企图附着于其肌体之上时，它们总是坚持团结，自动发生排斥现象。1973 年 10 月战争已向特拉维夫当局证明，在面临共同敌人时，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是自然而然的。

149. 以色列应当认识到，当它企图凭借武力永久占领阿拉伯领土和吞并这些领土时，它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国家间的内部意见分歧上。只有严格

地忠实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求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决议，才能实现中东和平。在这两项条件得到满足以前，以色列不可能享有和平，除非是那种充满恐怖和不稳定的和平。

150.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使以色列明白这一真理并保证这一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享有国际法承认的权利。我们深信，在全体会员国支持的基础上，安全理事会一定会不辜负我们的期望，按照法律和道义的宗旨作出响应。

151.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152. 赫尔佐克先生（以色列）：我昨天〔第1895次会议〕谈到有些人住在玻璃房子里扔石头的壮观场面。我认为，再没有比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前面五位发言人的发言更能说明这一点了。这些代表将会注意到，我早些时候在辩论中提出的一种看法，即这个论坛正在变成阿拉伯人的下述阴谋的工具，即出于无疑与目前讨论的问题无关的政治上的原因，把这些会议的时间拖长。我们早就忘记了那精心炮制的虚假控诉。主席先生，这种中途插进来的背诵反以色列谰言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如果你听之任之的话。先生，我向你保证，这对我们毫无影响。

153. 但是这种表演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又是多么的不协调。从我们昨天开会以来，在黎巴嫩的交战中已有130多人被打死，从我们这次无效的辩论开始以来，死亡总数已达280人左右。安理会对黎巴嫩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发生的事情继续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可是却把自己的注意力继续集中在和本机构毫无不干的中东事件上，这是可悲的。

154.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我请他发言。

155. 特尔齐先生：很遗憾，我不得不再次插话。我们正在讨论的项目，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犯下希特勒式的暴行所引起的局势。我们不应该转而讨论黎巴嫩或任何其他地方的问题。如果你允许的话，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能提请这位发言人注意，必须仅限于就这一问题发言。

156. 主席：美国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我请他发言。

157.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当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取在这里派有代表的所有国家的各种发言时，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次对中东局势的范围极为广泛的评述。我强烈地认为，以色列代表有权就此发表意见。除此之外，请你注意刚才插话的那个人是否有权就程序问题发言的问题。

158.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59.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促请你注意，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采用了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方法。他宁愿谈其他国家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可那并不是目前讨论的问题。我们目前讨论的是被以色列侵略者占领的领土内出现的局势，以色列代表只能就这一问题发言。就苏联来说，尽管苏联代表团对以色列的内政有自己的看法，但在我们的发言中并不干涉以色列的内政。我认为，以色列代表停止干涉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才是正确的。

160.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我希望他考虑到刚才几个人的发言。

161. 赫尔佐克先生：我能理解局势和问题都十分微妙，而这些问题是由于有人谈到不便谈及的事情而引起的。然而，仅仅那些发言本身就很有用。顺便提一句，我非常高兴地获悉，这次辩论中丝毫没有提及以色列的内政。我希望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请注意，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局面，不过我愿意相信苏联代表的话。

162. 谁没有资格在这次辩论中发言，这是可以分等级的，我认为伊拉克是最没有资格发言的。历史悠久的16万犹太侨民在几千年之后不得不离开的那个国家的代表怎么敢在这次辩论中发言呢？他不能只在口头上谈论人的价值观，须知，他的国家曾在巴格达的中心广场上当众绞死无辜的犹太人，为的是教诲聚集起来的群众并让他们看着取乐。我知道对此有人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当时被绞死的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那里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这就是伊拉克式的在绞刑架上的和平共处。我可以谈谈那时在伊拉克绞死的人

当中,有一个是我国代表团一个成员的堂兄弟,他的怀了孕的年轻妻子被迫观看绞刑。

163. 现在我们还知道有一位男性护士亚历山大·阿伦森已被处决,他是荷兰犹太人,毕生献身于帮助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伤病人员,其中包括加蓬的艾伯特·施韦策医院的伤病人员。1975年3月24日,即一年前的今天,他在伊拉克北部对库尔德人执行慈善性任务时,被伊拉克士兵逮捕。现在已很清楚,经过秘密审判之后——这在伊拉克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阿伦森在去年12月被处决。伊拉克的一些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告诉今年1月访问伊拉克的荷兰国会议员扬·贝克曼先生说,阿伦森还活着。但几天前伊拉克驻海牙的临时代办用电话简单地通知阿伦森的母亲说,她的儿子死了。这是荷兰外交部作出的反应:

“我们感到惊愕、震惊和极大的义愤,尤其是对伊拉克当局采取的使人难以置信的行动更是如此。一年来他们一直在有计划地愚弄我们。我们简直感到迷惑不解。”

我这里有所有荷兰报纸就这一野蛮行为发表的社论。我不想为这件事浪费本机构的时间,而只是要指出,这样一个政权的代表在各种论坛上谈论人的价值观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

164. 此外,我不相信孟加拉国能够在公民自由、国内稳定和尊重人权,包括尊重政敌生命方面给我们上课。

165. 对于印度代表,我要说,但愿印度的反对派能有西岸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今天所享有的那种程度的政治自由,这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今天享有最大限度的言论和写作自由,尽管整个阿拉伯世界存在着种种问题——确实有些问题。但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有多少阿拉伯人可以自由讲话、写作和公然投票反对他们所在国的政府呢?

166. 毛里塔尼亚代表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显得那么关心,也使我深受感动。我却看不到对西属撒哈拉居民给予同样的关心。这种情况实在可笑,如果不是那么可悲的话。

167. 我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突尼斯代表的发言。我深信,突尼斯外交部和突尼斯警方负责人如能那么冷酷而详细地描述前几天发生的事件的细节,那会使我们感到喜悦的。我指的是据说意外发现利比亚密谋绑架或杀害突尼斯总理的事,我在这里引用今天路透社的一条消息中的话:

“利比亚其他特别情报小组已被派往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索马里和意大利,最近两周中已有5000多名突尼斯工人被驱逐出利比亚”。

突尼斯代表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更需要他干的吗?

168. 我不想说下去了。我只想再问一句,象我昨天问过,今后每天也要问的那样,这次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要在中东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那么你们真的认为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这种态度吗?难道你们指望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国家会同意这种方式的对话和谩骂吗?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在中东实现和平吗?

169. **主席:** 伊拉克代表要求允许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170.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 我必须承认,我发言时我并不是根据一份拟好的文稿讲的,但是我认为,说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在这里的代表时我没有使用过贬义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然而,赫尔佐克将军显然是不知所措了。刺痛他的必然是事实真相,而不是我所说的话。我已经指出,我的发言只限于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他把伊拉克拉进这场辩论中来的。他对伊拉克那样讲话,使得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参加这场辩论。

171. 我在发言中说过,这不是提出伊拉克犹太人问题的时间和场所,但是我想知道以色列代表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伊拉克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处决间谍的国家,我想我可以向以色列代表百分之百地保证,如果以色列再想把间谍或特务派进伊拉克,他们极有可能被处决。他对以色列的朋友南非不仅处决间谍而且处决无辜者的事却认为没有什么。根据1971年10月10日《星期日时报》杂志的取道,“世界上每年经审判执行死刑的人中,有一半是在一个国家——南非。”以色列是南非的好朋友。以色列代表对此并没有提出道义上的问题;那没有什么关系。

172.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犹太人在伊拉克的情况也就够了。

“我在以色列已经 22 年。我六岁半时从伊拉克的巴格达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来以色列？我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我是一个小孩，没有选择的余地。我的父母带我来的。在伊拉克我的父母生活富裕。他们都是商人。他们是服装和食品批发商。我还记得我们在伊拉克住的房子。我们还有一辆汽车，而在以色列这里我们什么也没有。我父母说，来以色列的原因是出于害怕。他们害怕阿拉伯人。他们认为，是阿拉伯人炸毁了我们在巴格达的犹太教堂。今天已经很清楚，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扔的炸弹，这样可以使那里的犹太人认为是阿拉伯人干的。只是在几乎所有伊拉克的犹太人侨民到达以色列以后，这些事情才开始泄露出来。谁在这里说一句话，就有人进行调查。口头上的传言使真相大白。报纸上也登过这方面的情况，据我所知没有人出来否认。当我们听说要在这里建立我们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发达国家时，唉，我们真的十分激动。我们都想参加建设，然而一年半以后我们才明白，这完全是个弥天大谎。情况恰恰和他们告诉我们的相反。”

这段话的出处是题为《去以色列的孩子们：少年移民传略》的一本袖珍书，作者哈罗德·弗伦德，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

173. 这就是实际情况。今年 1 月我们在参加中东问题的辩论时，我还提及我国代表团曾经提到的其了一些资料来源。我认为这应该足够了。

174. 事实是以色列人从来不关心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古老的少数民族，这些犹太族人的福利。他们感兴趣的是使这些犹太族人离开他们居住的国家，在被占领的圣地中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效劳。

175. 再从非常正统的犹太人团体的著作中引用一段话。这就是《美国的城市保卫者·原则和定义·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下面就是他们所说的话：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最感兴趣的是暗中破坏其他国家中犹太人的地位，使他们移居以色列国，这一计划已在许多国家有组织地执行。一个最

好的例子就是 16 年前烧毁伊拉克的犹太教堂，这不是反犹太人的敌人干的，而公认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间谍干的，这些间谍因而实际上成功地使在伊拉克居住了几千年的犹太人迁走了。”

176.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迫下移居的犹太人的地位和他们在以色列的处境。以色列代表那么恶毒地攻击伊拉克，我并不感到惊奇。根据一则新闻报道，一名原籍伊拉克的犹太人被怀疑和一个混合的阿拉伯—犹太间谍集团有联系，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家庭的儿子，这个家庭据认为是由于信仰犹太复国主义而在伊拉克遭到迫害。这条消息刊登在 1972 年 12 月 22 日的以色列报纸《晚报》上，另一个伊拉克犹太人是这样说的：

“曾经控制本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伊拉克的大部分资源的侨民，现在变成在各方面受到歧视和压迫的从属性群体”——这是他们到达以色列以后的情况——“一些有其自身高度道德价值观的侨民，现在受到同他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北欧犹太人文化的制约。那些既统一又有教养的侨民现在在以色列开始产生形形色色的少年罪犯。他们的文雅、优秀的孩子们现在变成老气横秋、身心受到伤害的人。”

这段话摘自 1973 年 1 月《中东问题》上转载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拉克犹太人是怎样来到以色列的”。

177. **主席：** 印度代表要求允许他发言行使答辩权，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178. **贾帕尔先生(印度)：** 我不十分清楚，以色列代表是否对我们发言的资格表示怀疑。我向他保证，我们的资格是毫无问题的。从联合国开始讨论终止委任统治以来，印度一直关心这个问题。

179. 看来以色列代表似乎不是很注意听我的发言。如果注意的话，他本来应该知道，我只是讨论以色列占领区的局势。但他却自作聪明，宁愿谈论我国的内政。他对反对派某些成员的关心，使我相当感动。我倒愿意把他们看作一路货色；也许他们和以色列代表之间有点彼此同情。根据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试图颠覆民主制度的印度反对派成员——也就是某些极左和极右

分子——已被拘留。反对派的其余成员在目前正在开会的印度议会中十分活跃，大吵大闹。

180. 十分清楚，以色列代表——目前他不在这里——已成为这里提到的、犹太复国主义新闻宣传的受害者。我一般不用这一字眼。但是我要告诉他，这使我想起名叫莱恩·赫顿的著名英国板球手，他一度任英国板球队队长。当报纸上对他的一项决定表示疑问时，有人问他，对此是否要说点什么。他回答说，他来自兰开夏，他的正常反应是，认为今天的报纸好，这只是因为可以用它来把明天的鱼和炸土豆片包回家。我建议以色列代表接受莱恩·赫顿的忠告。

181. **主席：**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希望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182.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们听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惯常散布的那些谎言和毫无根据的说法；这已成为他们在这里的传统。我们非常熟悉这种语言。这并不仅仅是中东种族主义政权的语言；长期以来，这也是非洲另一侧，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语言。每当我们抨击种族隔离时，南非代表就在这里开始拿出独立非洲、独立的第三世界的非洲人的生活和境遇作比较，以证明南非黑人——他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比独立的非洲人生活得更好。

183.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谈到了我们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从来不否认存在这些问题。我们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时刻。我们正在为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团结、也为我们的解放而战斗。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正如世界历史上为了解放和团结而斗争的所有民族一样，我们有取得经验的权利，也有犯错误的权利。

184. 我要求发言仅仅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两次提到我的国家利比亚。我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同事已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其他毫无根据的说法作出了回答，但是他既然提到利比亚，我就要告诉他，利比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利比亚是阿拉伯国家。我们正在为我们的解放而斗争。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从外国军队和外国基地控制下解放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最自由、最独立

的国家之一。我们正和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和犹太人斗争；我们正和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斗争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侵略，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一定要消灭中东的这一种族主义实体，而且总有一天会把它消灭的。

185. 几天前赫尔佐克先生发言时，他亲口说的话暴露出他的种族主义态度。他谈到“阿拉伯人的目标具有其固有的破坏性”。他说：“除了互相毁灭以外，（阿拉伯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成分存在于他们地区。”〔第1894次会议，第108段〕赫尔佐克先生就是这样谈论阿拉伯人的。他谈论的不是阿拉伯政府。他谈论的不是阿拉伯政权。他谈论的不是阿拉伯领导人。他就是这样谈论阿拉伯人的。我们十分熟悉这种语言。赫尔佐克先生使用的某些字眼和说法，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只是用“犹太人”一词代替“阿拉伯人”这个词。所有反闪米特族分子都使用这种语言。这在《我的奋斗》中也可以找到。

186. 我认为赫尔佐克先生是那些没有接受教训的人之一。

187.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请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88.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在这里没有见到赫尔佐克先生。他想必认为我们有些人患了流行性感冒——是有些人，不是全体。无论如何，每当我发言时他就退场。也许他是到什么地方照管他的玻璃暖房去了。我本人没有看到什么玻璃暖房。所有这种比喻，这些明喻，对我们毫无帮助。整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用一句阿拉伯颜语就能淋漓尽致地表述这一问题：“他打了我，却哭了起来”——换句话说，他首先喊冤叫屈。

189. 我提请赫尔佐克先生注意1919年和1922年，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人口只占6%到7%——其中许多人是我们的犹太人。94%——忘记他们是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的土著居民，即巴勒斯坦本地人。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使全世界能安然建立民主制度”才打的；可是他却在谈论民主和投票。这是已故伍德罗·威尔逊先生的名言：“使全世界能安然建立民主制度”。在我后面自然要谈到的国际联盟十四条规



定中就有称作自决的原则。这次战争是为了解放人民才打的。

190. 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协约国——我说“协约国”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协约国,如英国及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竟答应把不属于它们的土地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呢?而赫尔佐克先生却谈论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投票。

191. 我已经谈到过,以后还要再三谈到,世界处于如此可悲的困境,因为民主已经仪式化,并降低到只剩下一个票箱和一张纸条的地步,而政客和领导者——或错误的领导者——对人民,尤其是对无法自卫的人民的命运却是继续随心所欲,故作非为。

192. 圣《古兰经》中有一节的含义是,“首先干坏事的人是更残暴的人。”赫尔佐克先生谈到阿拉伯人在各地干的事,但他忘记了这些欧洲哈扎尔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非来自这个地区。这是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与殖民主义是一路货色。他们移居到巴勒斯坦的土地——和平的土地上,从他们踏上这块土地以后,便一直在制造麻烦。

193. 我已经说过,如果不是由于1917年以前的协约国需要美国援助的话,威廉二世的日耳曼帝国军队本来就会把它们打垮的。那么是谁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引到我们中间来的呢?英国人。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答应英国人,他们可以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这样做了。而赫尔佐克先生却在谈论什么正义和自决。

194. 昨天我驳斥了上帝把土地分配给人民的说法。我要求掌握电子学和电子通讯技术的那些工业化发达国家设法为我们从上帝那里探听一点消息来,究竟上帝是否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他们。赫尔佐克先生轻率地诽谤阿拉伯人。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似乎在说:“这些阿拉伯人是什么人?这块土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从来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他们。我依然等待着他的回答。

195. 他也没有回答我坚持并再三重复的一个问题:巴勒斯坦人民中有许多人曾是这块土地上的犹太族人,他们成了基督徒,以后又成了穆斯林。而这些哈

扎尔人,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看见过圣地,怎么能跑来说这块土地是他们自己的呢?

196. 他还谈论暴行。那么德尔亚辛是怎么回事?那里黎明时就屠杀了250或260人,仅仅因为他们碰巧是巴勒斯坦人和非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把英国保守党党员吊死在树上又是怎么回事?把他们带到巴勒斯坦的是英国人。我不想责怪英国人民;要对此负责的是鲍尔弗,然而鲍尔弗并没有把巴勒斯坦全权委托给他们。赫尔佐克先生怎么敢对阿拉伯人进行诽谤和恶毒的谩骂呢?但是我并不责怪他。以前我们有一位阿拉伯诗人,他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他写道——这里我用比喻的话说明其含义:“如果一幢屋子的门口拴着一条疯狗,那么不要责怪狗,而是应该责怪把咬人的疯狗拴着的那个人。”有些欧洲人和美国人把这条象征性的疯狗带到我们中间来了。

197. 他谈到阿拉伯人相互打仗。他为什么不谈谈两次世界大战中基督教徒相互打仗呢?他看出了我们阿拉伯人之间有时发生的一些分歧的来龙去脉。有分歧是一种健康的现象。即使我们阿拉伯人常常相互打起来那又怎么样呢?跟他毫无关系。我为他感到难过,但请他当心:他唤醒的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人民,而且还有穆斯林世界的人民,以及认为阿拉伯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那些人的朋友们。但是他却没有受到惩罚,还谈论什么“玻璃暖房”和“谩骂”。

198. 请支持以色列的那些人注意,如果他们不义,那么他们就不能保持他们的实力和权力。昔日的帝国而今何在?崩溃了。现代的帝国也将如此。我不想点名来而使问题加剧。

199. 我要对美国来的几位好友说几句话。坐在我左边的这位先生提出了一个中肯的问题,大意是赫尔佐克先生企图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巴勒斯坦转移到黎巴嫩目前发生的事情上去,却遭到我们的好友斯克兰顿先生发言的责怪,这使我大吃一惊。如果黎巴嫩没有难民,情况本来会好一些。是谁把巴勒斯坦人驱赶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世界其他地方,甚至赶到和巴勒斯坦邻近的一些国家中去的呢?除了这些哈扎尔人,这些欧洲殖民主义者以外,谁又会把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和平的巴勒斯坦人赶走呢?

200. 但是,老天爷,殖民主义者?和哈扎尔人相比,其他殖民主义者倒算是使人得福了。就这一问题而言,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没收过这块土地上人民的财产。当然他们不得不使他们的殖民主义合理化,一度他们还把它称做“白人的包袱”。但犹太复国主义者怎么能把他们的殖民主义合理化呢?“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了我们。我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而你们,世界各族人民,必须被征服。你们是些突然的发迹者,而我们则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这是多么荒唐的虚构,多么大的骗局呀。

201. 他们甚至利用欧洲人的情绪,欺骗他们说:“这些巴勒斯坦人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犹太人那里得到好处。”在这些犹太人有一个国家之前,也可以说,在以色列建立之前,他们让西德偿付了几十亿美元。罗斯福夫人曾指给我看一本书,她说:“你看看这本书吧。它非常感动人。”我看了也象别人一样深受感动。它就是《安·弗兰克的日记》。安·弗兰克是住在荷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的姑娘。她、她的父母亲、她的哥哥和姐姐都遭到德国人的拘禁。直到最近我才明白,日记中所谓的对话,有90%出自某个莱文先生的手笔。这个已经去世的年轻姑娘的父亲把这本书作为她女儿真正的日记出版,赚了一笔钱,因为这本书已出了40版。我读这本书时深受感动,然而直到今年我才知道这件事。对话的作者莱文先生要得到一笔稿酬,要价5万美元。姑娘的父亲当然不愿支付。所以莱文先生就去法院控告——我说的如果不是以我调查的结论为根据,请在我脸上吐唾沫吧——法院说,“算啦,你最好还是付他5万美元吧。”最后,法院作出付5万美元的判决。荒唐的虚构!作为人,我们为她的死感到难过。这使我想起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他们这一荒唐的虚构。

202. 那么达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是德国人——德国人也不是我的亲戚——我也不是英国人;所以我说话很客观。达豪没有毒气室,其他集中营也许有。那里有一个火葬场。在战争结束时人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象苍蝇一样死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使人人相信,这不是火葬场而是毒气室。但是一位英国研究人员——我不想使事态恶化,否则我本可拿出他的研究成果——说,所谓的达豪被毒气害死的所有

尸体,如要火化,大约需要230年。明白真象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为此流泪。而这位赫尔佐克先生却来诽谤我们,接着就走掉了。他在干什么,在外面盖新的玻璃暖房吗?如果他有勇气的话,就让他走来看着我们的眼睛。

203. 还有一句话。我要向他和那些坐在以色列标志牌后面的代表们保证,即使对巴勒斯坦人干出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坏事——我是从巴勒斯坦人那里获悉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愿意让犹太人与他们和平相处,只要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就行。犹太复国主义者会允许这些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吗?

204. 他谈到了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以及它们的暴行。但他忘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头头们都是些死硬的殖民主义篡夺者,如果他们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他们就永远不会达到继续呆在巴勒斯坦圣地的目的。

205. 他们咒骂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在向大会发言<sup>11</sup>前,我和他谈过话。他告诉我:“我要说一些使你高兴的事。我们愿意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我不知道他发言中有这句话。可是他们怎样称呼巴勒斯坦人呢?“恐怖主义分子。他有枪。他不人道。”他们当然要把他说成是魔鬼的化身,因为这个人要保卫自己的国家。

206. 请议席周围的人注意:我正在研究黎巴嫩的动乱。我发现有七个外国在帮助那些恶棍和匪徒。巴勒斯坦领导人正在设法使局势平静下来;他们不是在黎巴嫩放火。

207. 让赫尔佐克先生不再干涉黎巴嫩的事情吧,因为这里是一个马蜂窝。也让一些大国停止在幕后操纵吧,因为根据自然规律,神的智慧暂且不谈,他们将要付出的代价意味着他们自身将灭亡。如果不是在我有生之年,那么主席先生,你还年轻,将会看到他们垮台,象他们在非洲垮台那样,也许不是由于我们的力量,而是因为从自然规律上讲——如果你不信神的话——有个我们都懂得的简单道理:恶有恶报。他们一定会垮台和灭亡的。

208. 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吧,如果你们不想同巴勒斯坦人一起和平相处的话。巴勒斯坦人是问题的核心。所有的麻烦都是它的枝节问题。

209. 1922 年以来我一直是个泛阿拉伯主义者，当时人们因此而嘲笑我。我那只有两个阿拉伯国家。主席先生，象你的国家一样，我们都生活在外国统治之下。我这一辈子已经看到有 20 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害怕的是这些哈扎尔人，他们来自何处？东欧和中欧，最初来自亚洲北部山地。时间一到，他们将会象一撮盐那样在沸腾的开水壶中溶解掉。

210. 最后，我认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仍然可以给阿拉伯人的橄榄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不要，那么就请离开，以便保全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孩子——不是现在，而是在遥远的将来。

211. **主席：**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希望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212.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主席先生，我真诚地感谢你作出裁决，允许我提出程序问题。这在暂行议事规则第 30 条中有规定。我要宣读你和安理会寄给我们的邀请信的原文。它除了别的以外还说：

“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将使它享有与根据议事规则第 37 条应邀参加辩论的会员国一样的权利。”

我对美国政府代表反对你，主席先生的裁决，并不感到惊奇。众所周知，美国已经出现反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某种精神变态。所以无论何时，当巴勒斯坦人希望行使他们的权利时，提出反对的总是美国政府。

213. 另一方面。关于黎巴嫩的局势。我获悉，明天黎巴嫩议会就要开会，黎巴嫩当局已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他们合作，维持秩序和纪律。

214. 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代表谈到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避难所。难道他要我们相信，伞兵、边境警察、射击和动用枪械对付居民只是高兴和欢乐的标记吗？他还提到什么自由。今天我获悉，国际新闻协会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提出抗议，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拘捕一名摄影记者，殴打另一名新闻记者。人们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正在采访一个 11 岁男孩葬礼的新闻，这个男孩是由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开枪射击示威的年轻人而死亡的。

下午 7 时 55 分散会。

## 注

- 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全体会议》。
- 2 同上，《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 1530 次会议》，第 134 段。
- 3 《联合国条约集》，第 75 卷，第 287 页。
- 4 纽约，哲学图书馆，1954 年。
- 5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附件》，第一卷，文件 A/1113，C 节，第 4 款。
- 6 同上，B 节，第 4 段。
- 7 《联合国条约集》，第 75 卷，第 402 页。
- 8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第 890 次会议》，第 23 段。
- 9 同上，《第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特别政治委员会》，第 286 页。
- 10 同上，第 187 页。
- 11 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2282 次会议》。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لم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获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